

翰老12岁，

1983. 2. 25 第 页 下午

孙治方的好处不是在现在，是在过去，过去他顶了，办人民公社时，他做了社会调查，反对吃大锅饭，他敢同陈伯达争论。

有两件事我不赞成孙治方，比如阳总讲讲院在上的问题概括为两点，一个政策，一个科技，我说还应该包括体制，孙治方不同意我的意见，他附合吴黎阳，我不赞成他。另一点是，在全国院第一招待所开会时，我对孙治方说：“你和李方不对付，你们拉拉手和女儿吧。”孙不干，这点我就不赞成他。（麦雅楠话：大内科的梁豪楷（音）贴过我哥哥好多大字报，后来梁就不好意思，托第三春来同我哥讲想见他。我哥说：“那有什么，来见我吧。”我哥一点不计较以往的事，不但见了她梁的，还帮她忙，令他出主意，让他整梁居阳的东西。我哥一

一点也不计较个人恩怨。)

我弟克敏，同时差九岁。他不喜欢读书，有两个嗜好，一是要买自行车，二是要买留声机。他很聪明，不大爱讲话，但是一讲，他什山之言都会。26年，克敏在北京时，弟妇在北大念书，她翻译一本书，所帮她校订。克敏要去黄埔军校，我到国民党市党部，让他们写信，叫他去黄埔读书，同时还是同期，他参加过北伐战争。国共分裂后，他退出部队，去做粤汉铁路的警察。

△素雅、二弟追求我的表姑，克敏的女儿。他是黄埔军校弟的同期，他爱慕我表姑，要求她答应让他与我表姑结婚，母亲说是要等父亲回来答应了才行，后来可能是父亲答应了，他们结婚。

了。我嫂子的文化，有文盲天才，人也比较好。他们育的三个孩子（一女二男），大的是女孩，叫陈琪，老二叫炳环，老三叫炳瑜，老四叫炳芳。

嫂子在抗战时死在桂林，41年竟一年从香港回来与我结婚时，顺路将陈琪、炳芳带了回来。因为麦敏又有了女人，不喜欢陈琪，以后陈琪就一直跟着我们。而炳芳则跟着我爱人开始去古田，抗战以后他才回来，随我母亲在天锡住。后来，炳芳跟我父亲去上海住，除了补习英文，考取南洋模范中学，清华大学。是我大哥去培养他。他学水力电力专业，是在杭州水电局搞设计的。

陈琪、炳环一解放就参军了，炳瑜考取了沈阳冶金工业专科学校，他也是我们培养的。陈琪现在哈尔滨第二轻工业局搞环保工作，她是

在部队找的对象，是个山东老工人。

烟环子加进朝鲜战争，回国后留在母家了，

我嫂之没死之前，我二哥就交了一批做生意的朋友，他们从香港买东西回来卖，认识了
一批不好的人，抽上了鸦片。听说后来这个嫂
子就是鸦片馆的，是个国民党军官遗弃的姨太太，
对几个孩子没什么教养。

我二哥二嫂在汉口时，每天在馆子吃饭，
而烟环、烟阿则没人管，他们只好寻饭馆剩的
东西吃，两个孩子很可怜。要不是解放，这几
个孩子都完了。

我们不大讲交钱，是因为我二哥喜欢不劳
而获，不用功，光想享受。解放后，烟环等津
后回来挣钱，他还向烟环要500块钱，说要做
生意。我们没肯回信，所以来信不多。以下

讲了很长一段老话又加之房主的分配问题)

可能是1962年，我二哥哥患哮喘病死了。

我二哥哥和大哥完全不同，我小时候听母亲说，二哥哥个性粘糊，三年打不出个屁底。

我10岁左右的时侯，每天天不亮，我母亲就抱着床沿叫：“阿~，回来呀！”天一亮我大哥回来，我母亲那条线就是挂在这个大儿子身上。

我在上海念书时，父亲那儿有姨太太，我
不大回家。那时，家里整云有人打牌，专门有
梳头的娘姨。那时大哥住在^福莱开森（音）路，有
很短时间我将母亲接到上海来，有一次我们三
个人在 路吃了一顿，两碗菠菜，以为很
有营养。过后顾淑型对哥之讲：“这个妹之笨了，
因为今天没有鱼吃。”

结婚前，我家人在香港中央银行工作，我不想去香港，他就从香港来重庆同我结婚。旧社会在银行当个小头头，外面交际很多，一般太太都不出外工作。黄一平也不要我做工作。大哥劝我：“千万子要不工作。”所以后来我一直坚持工作。我是上海法学院会计系毕业的，三年毕业。因我父親在财政部税務局工作，所以我一毕业就在他属下署稅局工作。刚工作时，我住在父親家，给我一间房，没什么用费。我工作第一个月工资60元，拿出20元买一个衣柜，现在还在我上海的家。第二个月工资买了一书桌，30元，结婚后搬去了，那时结婚也很简单，没什么。我大女儿结婚时，又给她了。第三个月就遣散了。

抗战后，先遣散女职员。一遣散，我就带

着几件衣服，想将母亲救出来与父亲同住。可是这一去就回不来了。父亲带母亲下乡，后又去汉口，在二哥家住了一个月，那时二哥在汉口任翰路巡警。又从武汉去重庆，与父亲汇合。抗战八年，我们一直住在重庆。

后来，竟一平去西安，那里的银行头是一个军部的兄弟，找我爱人帮忙。西安很苦，我带母亲去了，每天买菜都是线粉。当时在西安有竟一平，我母，陈德，我和我伯的大女儿，共五人。后来，欠吃白菜，我都哭了。要回来又没有路费，只好登报摆地摊，卖了衣服凑路费。路上，在宝鸡又耽搁了一段时间，才回到重庆。

解放后，母亲眼睛瞎了，但是我负担。56年以后，家里房产合营了，妻儿陈经瑞将房子

的东西丢掉，得200多元，一分钱没要，都给了文雅。这是女教的结果。

解职后，哥儿为第一毛三届代表，他到上海来，我出去，毫没给我100元钱，我死也不要，推来推去，他的眼镜掉到地上，碎！就是这样，我还是没有要那钱。